

明成祖朝鮮選妃考

王 崇 武

朝鮮李氏實錄記明初在東國選妃事甚悉，茲擇錄其關係永樂一朝者，類次如後，中國史籍之可資比證者並附論焉。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六日記於四川南溪李莊。

朝鮮太宗李芳遠實錄拾伍，八年 永樂六年 四月甲午，朝廷內史黃儼田嘉禾海壽韓帖木兒尙寶司尙寶奇原等來。……宣諭聖旨云：「恁去朝鮮國和國王說，有生得好的女子選揀幾名將來！」上叩頭曰：「敢不盡心承命！」日本景印朝鮮太白山本葉十九同書拾陸，是年十一月丙辰，黃儼等以處女還京師。上餞于慕華樓，以藝文館大提學李文和爲進獻使，費純白厚紙陸千張赴京，附奏曰：永樂六年四月十六日，欽差太監黃儼等官到國，傳奉宣諭，恁去朝鮮國和國王李芳遠說，有生得好的女子選揀幾名將來，欽此。臣芳遠欽依於本國在城及各道府州郡縣選揀到文武并軍民家女子與同欽差官等選揀女子五名，差陪臣李文和跟同欽差太監黃儼等官赴京外，今將各女子生年月日并父職名籍貫一一開坐，謹具奏聞。一名嘉善大夫工曹典書權執中女，年一十八歲，辛未十月二十六日巳時生，籍貫慶尙道安東府，見住漢城府。一名通訓大夫仁寧府左司尹任添年女，一十七歲，壬申十月二十六日戌時生，籍貫忠清道懷德縣，見住漢城府。一名通德郎恭安府判官李文命女，年一十七歲，壬申十月十八日戌時生，籍貫畿內左道仁州。一名宣略將軍忠佐侍衛司中領護軍呂貴真女，年十六歲，癸酉十一月初二日巳時生，籍貫豐海道谷城郡，見住漢城府。一名中軍副司正崔得罪女，年一十四歲，乙亥十月初八日午時生，籍貫畿內左道水原府。從者女使一十六名，火者一十二名。文和卽文命之兄也。帝嘗求十分純潔光妍好細白紙于我，已使安魯生洪恕使眉壽節次費進二萬一千張，至是，上不欲名（明）言奏進處女，故使文和等費進紙劄，然文命貴真得罪及執中之子永均皆充押物，獨

添年以疾未行。是行也，其父母親戚哭聲載路，吉昌君權近爲賦詩云：「九重思窈窕，萬里選娉婷，翟菲行迢處，鯁岑漸杳冥，辭親語難決，忍淚拭還零，惆悵相離處，羣山入夢青。」先是有童謠，近又作詩以解之曰：「麥熟當求麥，日曛求女兒，蝶猶能有眼，來擇未開枝。」葉三八

拾柒，九年 永樂七年 四月甲申，謝恩使李良祐副使閔汝翼回自京師，良祐等言：二月初九日，帝幸北京，本國所進處女權氏被召先入，封顯仁妃，其兄永均除光祿寺卿，秩三品，賜綵段六十匹，綵絹三百匹，錦十匹，黃金二錠，白銀十錠，馬五匹，鞍二面，衣二襲，鈔三千張，餘皆封爵有差。以任添年爲鴻臚卿，李文命呂貴真光祿少卿，秩皆四品。崔得罪鴻臚少卿，秩五品。各賜綵段六十匹，綵絹三百匹，錦十匹，黃金一錠，白銀十錠，馬四匹，鞍二面，衣二襲，鈔三千張。又賜李文和及任添年之族子金和各馬二匹，鞍一面。葉二二、三

同年閏四月乙丑，進獻使李文和及權永均等回自京師。帝待永均特厚，引入內殿，謂曰：「除汝崇班，欲令近侍，然爾妹在此，爾亦不還，老母當有不豫之情矣。命爾還國，往謹乃心，恭事國王。爾不聞古事歟？毋以怠荒，累及朕躬。」及永均朝辭，帝謂之曰：「你再來時休從海上過，只從旱路上來，你那裏來的使臣教他旱路上來！」葉三四

案朝鮮使臣因僞爲貢紙，故中國方面甚少人知，惟在明實錄中仍可略見其梗概：明成祖實錄永樂七年二月己卯，「冊立張氏爲貴妃，權氏爲賢妃，任氏爲順妃。命王氏爲昭容，李氏爲昭儀，呂氏爲婕妤，崔氏爲美人。張氏故追封河間忠武王之女，王氏蘇州人，餘皆朝鮮人。」同月庚辰，「命賢妃父權永均爲光祿寺卿，朝鮮實錄所載仁宗賜祭權永均文亦作權妃父，實皆明方之誤，永均乃妃兄也。昭儀父李文命婕妤父呂貴真爲少卿，順妃父任添年爲鴻臚寺卿，美人父崔得罪爲少卿。」惟諸人非眞仕處中朝，芳遠實錄貳壹，十一年永樂九年四月壬辰記：「賀正使刑曹判書林整……回自京師。……林整實來禮部咨曰：奉聖旨，光祿寺卿權永均少卿鄭允厚呂貴真李文命鴻臚寺卿任添年少卿崔得罪合得的俸，因路遠關不將去，著王於本國關與他，欽此。今開光祿寺卿月俸二十六石，少卿一十六石，鴻臚寺卿二十四石，少卿一十四石。」葉十五 再參以前舉成祖命永均歸

國侍母之語，則是諸人仍留居朝鮮，且由朝鮮給俸也。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拾捌「中國夷官互居」條，雖載諸人居朝鮮，然不知在東國支俸。

明遇諸女家屬素厚，明實錄中時有記載，茲彙錄如下：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十月二月癸酉，「命李茂昌爲光祿寺少卿，茂昌朝鮮國人，初、其父文命來朝，授光祿寺少卿，既卒，茂昌承其父志來朝，故復授是職。」仁宗實錄洪熙元年三月戊子，「遣中官往朝鮮賜祭光祿寺卿權永均，賜其家白金二百兩，文幣表裏各十爲贖。永均太宗皇帝賢妃之父，至是以朝鮮國王李禔言其卒，故恤典及焉。」同年閏七月乙卯，時宣宗已即位「故光祿寺卿朝鮮國權永均婿許晚石來朝貢馬。」癸亥，「賜鈔綵幣表裏有差。」朝鮮實錄所記者更詳，復擇錄之。芳遠實錄拾捌，九年 永樂七年 十月己未，「顯仁妃遺貞懿宮主白銀一百兩，命藏之尚衣院。」葉三七拾玖，十年 永樂八年 二月庚戌，「柳廷顯徐愈等回自京師。廷顯等至北京，聞廷顯爲顯仁妃權氏之族，使黃儼傳權氏命，別賜綵段二匹，絹十匹，鈔五百張，鞍馬。」葉十三 貳壹，十一年 永樂九年 四月壬辰，「賀正使刑曹判書林整副使漢城府尹鄭易及光祿寺少卿鄭允厚回自京師，帝寵愛允厚之女，錫爵，且錫金一錠，白銀一十錠，段子五十四。」葉十五 貳貳，是年八月甲辰，「朝廷使臣宦官太監黃儼來，又出咨，咨曰：近准朝鮮國王咨開，光祿寺少卿呂貴真病故，除具奏外，欽差太監黃儼齎祭文降香，備辦祭物，合行移咨轉令本官家屬知會。」葉十七 乙卯，「內史黃儼往祭呂貴真之墓，羊一、豕一、鵝二，皆所齎來也。其祭文曰：維大明永樂九年歲次辛卯八月朔越某日，皇帝遣太監黃儼諭祭于光祿少卿呂貴真之靈曰：爾溫厚醇實，樂善有素，貴爲內戚，愈執謙慎，以爾所履，宜膺壽考，遽殞於疾，良用傷悼，靈其有知，服斯諭祭」。葉二一 貳捌，十四年 永樂十二年 八月乙巳，「光祿卿權永均鴻臚卿任添年少卿崔得罪李茂昌赴京師，以帝北征，欽問起居也，呂幹從之。」葉九 叁貳，十六年 永樂十四年 九月丁未，「權永均等四人回自北京，帝待永均等特厚。」葉十七 叁叁，十七年 永樂十五年 六月丙申，「宴任添年李茂昌崔得罪宋希璟等於便殿，添年等以帝下輦北京，入朝起居，

上以皇親餞之也。希璟鄭允厚之婿也。賜添年等四人馬各二匹。」葉六三 世宗
李祐實錄貳陸，七年 永樂二十二年 十月己未，時成祖已死，仁宗嗣立。「傳旨禮曹，
今入朝皇親路次盤纏各費八十匹，韓確進香錢因前二十匹，加二十匹，共四十
匹賣去，以其并進香於皇妃韓氏也」。時韓氏殉葬。（葉十七）貳柒，八年 洪熙元年三
月乙未，「使臣往光祿寺卿權永均第賜祭，其文曰：皇帝遣尙寶監少監金滿諭
祭于光祿寺卿權永均之靈曰，惟爾篤厚純謹，積善儲慶，用生賢女，事我皇考
太宗皇帝于宮壺，服勤致恭，終始不間，既已早沒，方期爾之壽康，而訃音遽
至，良用嗟悼。茲特遣人賜祭，仍賻白金二百兩，幣十表裏，帛十五端，以示
親親之誼，爾靈不昧，尙克享之。」葉十九 凡此均可以考見明遇女家之厚，歷
永樂洪熙宣德三朝不衰也。

據朝鮮實錄所載成祖口旨，對於此次貢女並不完全滿意 詳後引，惟權妃以資質
穠粹，則頗承顧寵。明史本傳謂氏擅吹玉簫，檢寧獻王權宮詞有詠此事者兩
首，其一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
處月偏明。」其二云：「魴魚窗冷夜迢迢，海嶠雲飛月色遙，宮漏已沈參倒影，
美人猶自學吹簫。」又王司綏宣德時女官宮詞亦詠此事，詩云：「瓊花移入大明
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唳月明中。」可資相互印證
也。又妃於永樂八年侍成祖北征，凱旋，薨於臨城，葬嶧縣。此事在中國紀載
初亦無可注意，而在朝鮮方面則頗有異聞，蓋成祖曾因此濫興大獄也。芳遠實
錄貳壹，十一年永樂九年三月己丑記權妃之死云：

光祿寺卿權永均回自京師，啓曰：去庚寅年十月二十四日顯仁妃權氏以病卒
于濟南路，仍殯于其地，令濟南民蜀役守護，將欲遷之合葬于老皇后也。永
均曾拜光祿職，未受誥命，至是錫之，其待遇之厚倍于前日，帝賜言之時，
含淚傷嘆，至不能言。葉十四、五

據此，帝對權妃之死極傷悼，而宮闈慘變遂利用此種心理以發生，同書貳捌，
十四年九月己丑記：

命囚呂氏之母與親族于義禁府。尹子當通事元閔生回自京師。……閔生奉傳

宣諭聖旨，皇后沒了之後，教權妃原注：「即顯仁妃」管六宮的事來，這呂家原注：「即呂美人。」和權氏對面說道，有子孫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幾箇月，這般無禮，我這里內官二箇，和你高麗內官金得金良，他這四箇做實弟兄，一箇銀匠家裏借砒霜與這呂家，永樂八年間回南京去時，到良鄉，把那砒霜研造末子，胡桃茶裏頭下了，與權氏喫殺了。當初我不知道這箇緣故，去年兩家奴婢肆罵時節，權妃奴婢和呂家奴婢根底說道：你的使長藥殺我的妃子，這般時纔知道了，問出來呵果然，這幾箇內官銀匠都殺了，呂家便著烙鐵烙一箇月殺了。你回到家里，這箇緣故備細說的知道，和權永均根底也說，呂家親的再後休著他來！」上即召議政府六曹議之，乃有是命。葉二五（是月辛卯，議于便殿，朝鮮國王不欲律外加刑，只拘呂母張氏，釋其親族，辯論文長，不錄。）

十二月癸酉，權永均任添年李茂昌崔得罪等回自北京，啓曰：帝諭永均曰：「呂氏不義，與內史金得謀，買砒霜和藥飲之，再下麪茶以致死了，朕盡殺呂氏宮中之人。」葉四三

辛卯，元閔生回自北京，啓曰：「臣奏已刑呂氏之母，帝然之。」葉四五
是以權妃爲美人呂氏所毒害，故案發後，美人罹刑最慘，內官銀匠並遭逮戮，其生母在朝鮮者亦連坐入獄。後細考其實，知爲誣告，而大獄又作矣。李祹實錄貳陸，七年十月戊午具載其原委：

使臣言：時禮部郎中李琦等使鮮，頒仁宗登極詔。前後選獻韓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先是，賈人子呂氏入皇帝宮中，與本國呂氏以同姓欲結好，呂氏不從，賈呂蓄憾，及權妃卒，誣告呂氏點毒藥於茶進之，帝怒，誅呂氏及宮人宦官數百餘人。後賈呂與宮人魚氏私宦者，帝頗覺，然寵二人不發，二人自懼縊死。帝怒事起賈呂，鞠賈呂侍婢，皆誣服，云欲行弑逆，連坐者二千八百人，皆親臨副之。或有面詬帝曰：「自家陽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後帝命畫工圖賈呂與小宦相抱之狀，欲令後世見之，然思魚氏不置，令藏（葬）於壽陵之側，及仁宗即位，掘棄之。亂之初起，本國任氏鄭氏自經而死，黃氏李氏被鞠處斬，黃氏援引他人甚多，李氏曰：「等死耳，何引他人爲？我當獨死。」終不誣一人而死。於是本國諸女皆被誅，獨崔氏曾在南京，帝召宮女

之在南京者，崔氏以病未至，及亂作，殺宮人殆盡，以後至獲免。韓氏當亂，幽閉空室，不給飲食者累日，守門宦者哀之，或時置食於門內，故得不死，然其從婢皆逮死。乳媼金黑亦繫獄，事定，乃特赦之。……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餘人，當死之日，皆餉之於庭，餉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掛繩圍於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經而死。韓氏臨死，顧謂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語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與崔氏俱死。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親入辭訣，韓氏泣謂仁宗曰：「吾母金黑年老願歸本國。」仁宗許之丁寧。及韓氏既死，仁宗欲送還金黑，宮中諸女秀才曰：「近日魚呂之亂，曠古所無，朝鮮國大君賢，中國亞匹也。且古書有之，初佛之排布諸國也，朝鮮幾爲中華，以一小，故不得爲中華，又遼東以東，前世屬朝鮮，今若得之，中國不得抗衡必矣。如此之亂，不可使知之。」仁宗召尹鳳問曰：「欲還金黑，恐洩近日事也，如何？」鳳曰：「人各有心，奴何敢知之。」遂不送金黑，特封爲恭人。初帝寵王氏欲立以爲后，及王氏薨，帝甚痛悼，遂病風喪心，自後處事錯謬，用刑慘酷。魚呂之亂方殷，雷震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俱燼，宮中皆喜，以爲帝必懼天變，止誅戮。帝不以爲戒，恣行誅戮，無異平日。後尹鳳奉使而來，粗傳梗概，金黑之還，乃得其詳。葉十五、六

是呂氏乃爲賈呂所誣，而賈呂與宮人魚氏並以私通宦者而自縊，以此頗觸成祖怒，因窮鞠侍婢，至以弑逆服之也。朝鮮實錄不載此案發生在何年，惟謂時雷震奉天華蓋謹身等殿燼，考明實錄三殿之燬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庚子，又李禱實錄拾貳，三年永樂十九年五月戊子亦記：「通事林密回自京師，言四月初八日夜，大雨震電，至翌日曉，奉天華蓋謹身等殿災，須臾而盡，即日大赦，至十三日詔曰：比者上天垂戒，奉天等殿災，朕甚警懼，不遑自安，今禮部以朕初度之辰，奏請奉賀，甚非所以敬謹天戒，而益重朕之不德焉，其止勿賀。」此詔亦載明實錄是年四月己酉然則時在永樂十九年四月也。成祖既以殿災禁祝壽，是未嘗不懷於所謂天變之警，宜乎宮人皆喜，以爲或止誅戮也。帝晚年病風喪心，用刑嚴狠參看明史王貴妃傳，僅就魚呂一案言之，至株連達二千八百人，若

併呂氏前案合計，則所殺當在三千以上矣，不得謂非宮庭之大事也。

金黑爲韓妃乳母，其放遣歸國，英宗實錄中亦載之，實錄宣德十年三月癸酉，「放朝鮮國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其國，黑等自宣德初年取來，久留京師，上憫其有鄉土父母之念，特遣中官送回，且諭其國王悉遣還家，勿使失所。」一似黑之還鄉爲英宗開釋者，而據朝鮮所記者則否，李洵實錄陸捌，十七年宣德十年四月丁卯記：

使臣李忠金角金福等奉敕率處女從婢九名，唱歌婢七名，執饌婢三十七名來，上迎至景福宮，受敕如儀，敕曰：婦女金黑等五十三名，久留京師，朕憫其有鄉土之思，亦有父母兄弟之望，今遣內官李忠內史金角金福送回，王可悉訪其家歸之，勿令失所。李忠等就令展省畢卽回京，故敕。」李忠永樂六年隨權氏入朝，金角玉果人，金福平壤人，并永樂元年入朝。葉九

金黑言：韓氏卒後，日侍太皇太后，待遇甚厚，賜與無數。一日，白太皇太后曰：「年老蒙恩甚厚，但欲還鄉。」太后許諾，命還。仍請並還執饌唱歌婢，后曰：初不知來在也，仍命并還。拜辭日，后執金黑手泣別。金黑所受誥命之辭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帝王致孝于親者，必受恩于其所愛，若于所愛嘗有保育之勤者，亦推恩及之，仁之至，義之隆也。咨爾金氏，故康惠莊淑麗妃 韓氏封諡之乳母也，麗妃恭事先帝，允稱賢淑，及六御升遐，隕身以從，既加封諡，以旌賢行，念爾昔有保育之勤，今特封爲恭人，服此光榮，欽哉無數。」洪熙皇帝之命也。葉九

己巳，傳旨禮曹：「宮禁之事，所當祕密，今出來婢子等久居中朝，凡禁掖之事，習見詳知，脫有親舊問宮禁事，無識婢子輩不顧大體，悉以告之，則有乖謹密之意，今使婢等毋得開說，他人毋得訪問，如或漏洩見露，則聞者言者及傳說者并置重法。」葉十

是金黑之返國，乃因太皇太后張氏 仁宗后關照之故，英宗卽位甫九齡，后實操國柄，故黑以侍從之私得邀其送遣也。諸婢給事內庭，於宮闈之事必多密聞，惜以禮曹禁止，至少流播，然就兩呂前後公案可以揭發明宮之隱者，已不少

矣。○此年八月，遣戶曹參議吳眞如京師，奏曰：「永樂七年五月初三日，欽差太監黃儼到國，欽傳宣諭，去年你這裏進將去的女子都不甚好，只看你國王敬心重的上頭，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王如今有尋下

芳遠實錄拾柒，九年 永樂七年 五月甲戌，太監黃儼監承海壽奉御尹鳳至。……敕曰：「今遣太監黃儼監丞海壽奉御尹鳳特賜王及王妃禮物，至可領也。特賜國王銀一千兩，紵絲一百匹，綵絹一百匹，馬一十五匹，鞍二副，王妃紵絲線羅銀絲紗各一十四，綵絹二十四。」上拜賜訖。升殿，儼口宣聖旨：「去年你這裏進將去的女子每，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只看你國王敬心重的上頭，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王如今有尋下的女子，多便兩箇，小(少)只一箇，更將來！」葉三五、六

同書拾捌，是年八月甲寅，遣戶曹參議吳眞如京師，奏曰：「永樂七年五月初三日，欽差太監黃儼到國，欽傳宣諭，去年你這裏進將去的女子都不甚好，只看你國王敬心重的上頭，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王如今有尋的好女子，多便兩箇，少只一箇，更進將來！欽此，臣某欽依，於本國在城各道州府郡縣宗戚文武兩班并軍民之家，儘情尋覓，選揀到女子二名，待候進獻，今先將女子生年月日及父職事姓名籍貫逐一開坐，謹具奏聞。一名前朝奉大夫知宣州事鄭允厚女子，年十八歲，壬申十月十七日亥時生，本貫東萊縣。一名修義校尉忠佐侍衛司後領副司直宋瓊女子，年十三歲，丁丑五月十四日卯時生，本貫礪山縣。」移咨禮部曰：「竊照親兄某舊患風病，即日益加深重，用供藥餌，爲因缺乏藥材，今差吳眞將賣黑細麻布三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四，并藥單一張赴京，伏請聞奏，許令收買施行。」儼之來也，帝更求處女，故託上王之疾求買藥物，因奏鄭允厚女子等事，儼嘗言若得絕色，即必託他事以奏故也。葉十三

貳貳，十一年永樂九年八月甲辰，朝廷使臣宦官太監黃儼來。……出禮部咨，咨曰：「近准朝鮮國王咨，差人將賣藥單，赴京收買，本部官節該奉欽依，藥材不要他買，等有時著人送將去，除欽遵打點完備，欽差太監黃儼賣送前去，開藥材二十九味。」蓋去年鄭氏赴京時咨請故也。儼又諭之曰：「帝更求有姿容處女，其得鄭允厚女，不令朝官知，若託以答王求藥物也，今賜藥物，實報鄭氏之赴京也。」葉十七

案芳遠以兄恭靖王嘏病廢，迫使讓位，即所謂「上王」者。故成祖令芳遠貢女，託以代兄求藥爲名。此事明實錄不爲詳載，惟於永樂九年十一月丙子記：「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黃喜等貢方物，謝賜藥劑，命禮部賜之鈔幣」，猶可與此相參證。夫太監出使，口傳諭旨，根本不經詔敕手續，是在當時內閣不之知，而朝鮮貢女，復假求藥爲名，是在當時禮部亦不之知也，非得朝鮮紀載對勘，何以發此久覆乎！

同書卷三，十七年永樂十五年五月甲午，選處女，命議政府六曹臺諫與知申事趙末生內官盧希鳳選揀進獻處女，以黃氏韓氏爲上等，黃氏容貌美麗，故副令河信之女，韓氏嫵媚，故知淳昌郡事永訂之女也。葉三七

壬寅，遣左軍僉總制元閔生如京師，奏曰：「永樂十五年四月初四日，通事元閔生回自京師，言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欽受賞賜，宣進表使李都芬及元閔生等入右順門內，有權婆婆太監黃儼等對閔生等說道：『回去對國王根底說了，選一箇的當的女兒，奏本上填他姓名年紀來，聽此於在城及各道府州郡縣文武兩班并軍民之家，儘情選揀到女兒一名，待候進獻，今先將女兒生年月日及親父職事姓名籍貫開坐，謹具奏聞。一、奉善大夫宗簿副令黃河信女子年十七歲，辛巳五月初三日亥時生，本貫尙州。』葉三九

據此，朝鮮雖預選黃韓兩女，初僅開報黃氏一人，成祖實錄永樂十五年六月戊申，「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元閔生等貢方物」，朝鮮實錄記閔生以是年五月壬寅出發，明實錄記於六月戊申抵達，兩書所言明係一事，惟明實錄諱貢淑女名單，僅謂其奉申方物而已。

是年六月丙午，奏聞使元閔生回自北京，啓曰：「皇帝問採女顏色之美，賞賜甚厚，乃使宦者黃儼海壽等來逆女。」葉六六

叁肆，是年七月丙寅，太監黃儼少監海壽等奉敕書至，設山棚結彩，上備儀仗，出迎于慕華樓，至昌德宮宣敕，頒賜國王紵絲三十匹，裏絹三十匹，採絹一百匹，王妃紵絲二十匹，裏絹二十匹。葉四

戊辰，黃儼海壽等就見黃氏於其第。葉五
己巳，宴使臣於慶會樓，幸景福宮，聚處女黃氏韓氏等十餘於勤政殿，令兩使臣擇

之，以韓氏爲第一，選訖，設宴，仍贈以鞍馬各一。葉五

八月己丑，使臣黃儼海壽以韓氏黃氏還，韓氏兄副司正韓確黃氏兄夫錄事金德章根隨侍女各六人，火者各二人從之，路旁觀者莫不垂涕。葉九

十二月丁亥，通事崔天老回自北京，啓曰：「帝愛重韓氏，遣內官善才賫賞賜到遼東。」葉三六

辛丑，盧龜山元閔生韓確金德章回自北京，閔生啓曰：去十月初八日，黃氏韓氏自通州先入，臣等以初九日入京，十日朝見，帝見臣先笑，宣諭曰，「汝等來矣，黃氏服藥乎？」閔生對曰：「路次疾病，至極憂患。」帝曰：「難得國王至誠，送來韓氏女兒，好生聰俐，備回還對國王根底說了。」以確爲光祿少卿，賜物甚厚，賜黃韓兩女家金銀綵帛等物。葉三九

庚戌，內史奉御善財奉敕書至，……敕曰：「王恭事朝廷，恪勤不怠，良用嘉獎。今特遣奉御善財賜以銀兩綵幣等物，王其領之，故敕。」頒賜國王銀二千兩，計八十錠，紵絲一百匹，暗花二十四匹，素八十四匹，綵絹一百匹，銀絲素紗二十四匹，線羅素二十四匹，粧花絨錦十段，兜羅綿五十條，馬二十四匹。王妃紵絲二十四匹，暗花五匹，素十五匹，綵絹二十四匹，銀絲素紗十四匹，線羅素十四匹，羅裏絹十四匹，粧花絨綿四段，兜羅綿二十條。蓋喜我進處女也。葉四二

辛亥，使臣善財賫來櫃十書封一，輸於黃氏母家。黃氏之母以賜金二十五兩、白銀一百兩、錦一段、各色紵絲五匹、毯子一匹、織金花合包三箇、白糖一器授女婿金德章以獻，上還給金二十五兩、白銀五十兩。又以白銀五十兩、紵絲四匹、綵絹四匹、織金花合包二箇、白御羅手帕二條、白糖一器獻于中宮。仍將黃氏書封告于代言司以達于上，上覽之，還下其書，書曰：「皇妃黃氏書上母親大人坐前，冬寒，伏惟尊體康勝，納福倍常，茲遣奉御善財賫送禮物，致問安之敬，伏乞鑑納。不具。禮物：金五十兩，白銀六百兩，各色紵絲五十六匹，各色錦八段，各色絹五百十六匹，毯子四匹，白兜羅綿二十條，白御羅手帕五十條，白綿桃花手巾四條，紵絲五綵繡枕頭五副，各色織金花紵絲合包三十箇，白糖八十斤。葉四二」以金德章爲仁寧府丞，賜光祿少卿韓確月俸。葉四二

案朝鮮貢女，自權妃後，以韓氏最得寵，氏後雖從葬長陵，其妹桂蘭復於宣德

間被選入宮，至成化時始薨，余別撰有「明恭順夫人韓氏事輯」文。故韓氏宗親入朝次數亦較他家爲多。李禔實錄載此次貢女，曾有一段佳話，茲錄如下：武陸，七年十一月戊午，「初黃氏之未赴京也，兄夫金德章坐于所在房窗外，黃儼見之大怒，責之。及其入朝，在道得腹痛之疾，醫用諸藥皆無效，思食汁菹，儼問元閔生曰：此何物耶？閔生備言沉造之方，儼變色曰：欲食人肉，吾可割股而進，如此草地，何得此物？黃氏腹痛不已，每夜使從婢以手磨動其腹，到一夜小便時，陰出一物，大如茄子許，皮裏肉塊也，婢棄諸廁中，一行衆婢皆知而喧說。又黃氏婢潛說，初出行也，德章贈一木梳，欽差皆不知之。帝以黃氏非處女，詰之，乃云曾與姊夫金德章鄰人皂隸通焉。帝怒，將責本國，敕已成，有宮人楊氏者方寵，知之，語韓氏其故，韓泣，乞哀于帝曰：黃氏在家私人，豈我王之所知也。帝感悟，遂命韓氏罰之，韓氏乃批黃氏之頰，明戊戌永樂十六年，欽差善才謂我太宗芳遠曰：黃氏性險無溫色，正類負債之女。歲癸卯永樂二十一年，欽差海壽謂上曰：黃氏行路之時，腹痛至甚，吾等見，則以鄉言，言腹痛，必慚而入內。」葉十六 海壽朝鮮人，所謂「以鄉言」者，指朝鮮語。據芳遠實錄，黃氏與韓氏同爲淑女上選，又謂黃容貌美麗，而入宮以後，寵幸無聞，當與其先已失身有關，欽差善才語芳遠：「黃氏性險無溫色，正類負債之女」，則意其因於產後未復健康，且因遭受責譴，神情沮喪，未必其原貌卽如是。」至成祖欲責朝鮮，韓氏涕泣婉解，並批黃氏之頰以洩帝憤，則其機警明慧，誠有成祖所獎誇者矣。

李禔實錄載韓氏母死，成祖及氏皆有文祭，錄之以見其寵倖。實錄貳伍，六年七月丁丑，「使臣王賢具祭物賜祭韓確母金氏于其第，其祭文曰：皇帝遣內官王賢諭祭于妃母金氏之靈曰，惟靈出自名家，配于令族，性資端淑，內助維嘉，篤生賢女，作嬪宮闈，政宜共享安榮，茂迎壽祉，胡爲嬰疾，遽爾告終，撫念親親，實深感悼。茲特遣人祭以牲醴，靈其不昧，尙克享之。皇妃謹遣內官王賢致祭於母金氏之靈曰：惟我母氏，鞠育劬勞，德厚恩深，莫克酬報，女以弱質，選嬪宮闈，仰荷皇上恩眷，享有富貴，隆加賚錫，榮及一家，方期我母益臻眉壽，永享康寧，詎意一朝，溘然長逝，追惟存沒，豈勝哀痛，茲特遣

祭，用表微忱，靈其如在，伏惟鑑歎。」葉三

李禔實錄貳伍，六年七月辛巳，奏聞使元閔生通事朴淑陽先來啓曰：皇帝謂元閔生曰：「老王以至誠事我，至於乾魚無不進獻，今小王不以至誠事我，前日求老王所使火者，乃別求他宦以送，朕老矣，食飲無味，若蘇魚紫蝦醢文魚須將來進。權妃生時，凡進膳之物，惟意所適，死後，凡進膳造酒若滌衣等事，皆不適意。」內官海壽立于帝旁，謂閔生曰：「將兩箇好處女進獻！」帝欣然大笑曰：「并將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工於造膳造酒侍婢五六選來！」賜閔生銀一丁，綵段三匹。上曰：「前日火者事，余非不知皇帝之怒也，然今此言，欲得處女而發歟？」即召政府六曹共議，命禁中外婚嫁，置進獻色。葉四

案朝鮮置進獻色，妙選八道淑媛，未及進呈而帝崩。成祖是時年事已高（六十歲），又常患病，而猶漁色恣慾如此，固非由國史紀載之所可考知也。